

原名《法医可可》

案件调查录 2

安澜悠然

-著-

在罪案调查的路上，拼的是烧脑和勇气

比罪犯**晚**一步到达现场

比罪犯**先**一步找到真相

剖开尸体和血肉，剖开人心和现实

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，因真实而残忍，因现实而慎入

震撼！

惊险！

真实！

独家番外放送，另有1000册
作者亲笔签名书随机发售！

文匯出版社

案件调查录 2

安澜悠然
—著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案件调查录. 2 / 安澜悠然著. -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496-0987-1

I. ①案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 第 033906 号

案件调查录 2

作 者 / 安澜悠然

责任编辑 / 熊 勇

装帧设计 / 百丰设计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/ 18

字 数 / 250 千

ISBN 978-7-5496-0987-1

定 价 / 36.80 元

目 录

- 01 浔云洁是山大王 / 003
- 02 第三个人 / 009
- 03 那年夏天 / 015
- 04 故人 / 019
- 05 生与死的分界线 / 024
- 06 十二年 / 030
- 07 义务警察 / 034
- 08 残忍猝不及防 / 038
- 09 一眼的预感 / 042
- 10 对质 / 046
- 11 一片空白 / 049
- 12 浔可然是嫌疑人 / 055
- 13 古吉指的路 / 060
- 14 因为懂才痛 / 064
- 15 正义的打架 / 070
- 16 了解故事背后 / 074
- 17 带着天使翅膀的恶魔 / 078
- 18 家人 / 083
- 19 谣言 / 086
- 20 被瞄准的目标 / 091
- 21 留言 / 097
- 22 折戟沉沙 / 101
- 23 虚的真实 / 106
- 24 信 / 112
- 25 炼狱选择 / 115
- 26 从未离开的人 / 119
- 27 银杏叶 / 122
- 28 刑警队长的判断 / 126
- 29 信物 / 130
- 30 面对面 / 132
- 31 枪对刀 / 136
- 32 糖 / 141
- 33 偷吻 / 144

- 01 法医的签名 / 149
- 02 利嘴与怒火 / 158
- 03 徘徊的女孩 / 162
- 04 凶器不是凶器 / 168
- 05 苍茫恨意 / 173
- 06 家 / 179
- 07 秋余 / 186
- 08 残忍的预感 / 192
- 09 胃中的塑料纸 / 198
- 10 谁的行为，造就谁的终点 / 203
- 11 静静的墓碑 / 212
- 12 谁的孩子 / 219
- 13 第一个线头 / 225
- 14 第三个女人 / 235
- 15 馄饨皮同学的初吻 / 241
- 16 发丝 / 249
- 17 识人 / 255
- 18 可以传递的怨恨 / 263
- 19 擦肩而过的命运 / 269
- 20 真相 / 276
- 21 别 / 280

第四季

挖心狂人



01 浔云洁是山大王

1997年夏

放学，浔云洁刚开门，耳边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她急急奔到正在大哭的妹妹面前：“然然！别哭了，哎哎别哭了，说，谁欺负你了？”

浔可然抬头看了她一眼，鼻涕和眼泪混成一片亮晶晶的：“姐姐，爸爸，呜哇啊啊啊……”

云洁心中一抖，不会是爸爸出什么事了吧？

“然然，然然……”面前的妹妹不管怎么连哄带骗，都无法停止大哭的进度。

“浔可然！”云洁蓦然一吼，妹妹眼泪被吓停，小小的眼睛恐慌地看着她。

“你听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他们……他们说……呜呜……爸爸……枪毙了……”哽咽着的鼻涕与眼泪的液体抹了一脸。

“谁说的？”浔云洁心中不安的气息在扩散。

幼小的浔可然还没来得及把话说清，客厅的窗玻璃上传来“哐哐”两声，云洁回头一看，又一块小石头正砸上窗台，发出哐当一声，浔可然往她怀里一缩。

“哦哦哦，逃兵！逃兵！胆小鬼啊哈哈！逃兵！”

浔云洁猛然打开窗户，不远处站着几个穿着军绿色衣服的小孩，大笑着叫嚷着。



“闭嘴！”浔云洁一吼，孩子们立马被吓停了瞎嚷声。

“谁胡说八道？”

“花头发！”

“花辫子……”孩子们立马叛变，指着站在前头的小姑娘。云洁认得她，花辫子和妹妹浔可然是同班同学，大家都住在军队大院里。她父亲好像是军队的一个文员，母亲是文艺兵，每天早上出门，总给孩子扎两个小辫子，用最花哨的绳儿，所以院子里的孩子都叫她花辫子，难道她真的听说了什么？

花辫子看看周围的小孩都不吱声了，不服气地叫嚷起来：“我才没有胡说！我爹昨天说了，你爹昨儿当逃兵，被枪毙了，找不着了！”

“你爹说的？”云洁狠狠咽了口气，回头拉住妹妹的手，“然然，别哭！有什么好哭的？爸爸才不是逃兵！我们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许哭，抬起头来！”

说着拉起可可的手，向大院另一头走去：“走，我们去问问花辫子的爸爸！”

父亲常年带着军队在外驻扎，一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浔云洁的年纪尚不明白父亲这个将领在军队究竟是做什么的，更别说还在流着鼻涕年纪的浔可然，但是姐妹俩常常听到母亲坐在她们的床头，一边缝补着布鞋，一边和她们讲父亲的事情。

“爸爸啊，在边关和叔叔们一起守着我们的土地，没有他们的辛苦，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太平的日子……”

小小的内心里只有这一个认知，爸爸是为国家在战斗，他不会是逃兵。

比姐姐矮上一个头还多的可可仰头看着姐姐的侧面，然后看看握着自己的那只手，紧紧的，好像微微有点抖。

姐妹俩的身影正穿过军队大院门前的空地，身后那群疯孩子们蹦跳地跟着，一边走一边笑：“枪毙啦枪毙啦枪毙啦。”

经过大院门口，军车正要进门，浔云洁侧身一定，挡在军车面前。

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：“小丫头干什么呢！走开啊！”

坐在后座的侯师长正在看手里的文件，抬头，只见浔家大丫头牵着妹妹的手，笔直地站在车前。侯师长想了想，伸手阻止司机鸣笛，转身下了车。

“侯叔叔，你告诉我，我爸爸是死是活？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？”

侯为民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跟在身后的孩子们看到大人出现，立刻呈鸟兽散状，大多躲在不远处的树丫后看着。

和面前的师长比起来，浔云洁显得弱小的身躯笔直地站立着：“他们都说我爸是逃兵，昨天被枪毙了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妈妈，告诉我们？”

侯为民皱眉：“谁胡说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浔云洁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，“洛书记家的花瓣子丫头说的，全院的孩子们都这样说。”

侯为民转身对司机道：“去，把洛书记叫来。”

看到军车停在院门口，大院里一些大人也开始聚集围观。

“浔云洁，你觉得你爸会当逃兵吗？”

“不会！”浔云洁高傲地抬起头，即使面前是个大她几十岁的军官，身旁的浔可然看姐姐坚定的样子，也模仿着抬起头来，哭完还没擦干净的鼻涕顺着在脸上流出一条晶亮色。侯师长看着实在想笑，眼前这两个小姑娘啊，明明还只是十几岁和十岁的年纪，连握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，却眼神透亮，脖子硬挺着一动不动，有气势。

洛书记不一会就赶了过来，还没走到面前就擦着汗解释：“误会啊误会，啊呀师长，这不，昨个儿下午不是通讯设备坏了失去联系吗？我就说浔将军如果退到后方就能联系上，我一点也没说那些啥子逃兵，这不今天上午还和他们的队伍联系过，唉，死妮子你给我滚过来！”洛书记说着一把揪住站在不远的女儿花瓣子，狠狠地揪住她的耳朵，花瓣子尖锐的哭喊声立马响了起来，“啊哟呀呀呀呀，疼疼疼！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有说过逃兵吗？我有说过枪毙吗？”洛书记不顾旁边侯为民难看的脸色，训斥女儿道。

花瓣子疼得一边哭一边尖叫：“你说他逃到后方了！逃走的兵不是都要枪毙的吗？”

“你还胡说！看我不抽死你！”

花瓣子躲开父亲的巴掌，立刻就地一滚，哇哇大哭起来。

“行了行了，”侯为民拦住洛书记说，“注意点教育方式，和孩子要多说



话解释，不是多抽她。”然后转身看向身后的姐妹，“怎样，大浔丫头，满意吗？”

浔云洁想了想，把可可带到花瓣子面前，双手叉腰，道：“给我妹妹道歉，你仗着人多势众欺负她，还叫这帮小破孩拿石头扔她，现在，给我妹妹道歉！”

“我才不用她道歉！”浔可然发出稚嫩的声音，然后狠狠地吸了记鼻子，站在花瓣子面前，“我爸爸不是逃兵，你才是逃兵！”说罢用手呼啦一抹鼻子嘴巴，随即把手上的鼻涕一把全擦在花瓣子那花布的裙子上，转身就跑。

师长一愣，随之大笑。

“小云！”妈妈的声音从大门方向传来，“你带着妹妹干什么坏事呢！”

云洁眨眨眼，冲师长鞠了个躬，飞快地跟在妹妹后跑了。

洛书记也随之带着女儿回家，花瓣子的哭泣声渐渐走远，围观的人群也很快散去。

侯师长把刚发生的事儿简单和浔家妈妈说了一下。

“你看，当年大浔丫头查出来先天心脏不好，组织上同意你们再生个小的，现在看看这俩丫头，简直是两个小豹子，她只是个十多岁的丫头片子，看我的眼神亮堂的哟！把我都给震住了！”

“师长你说笑呢！她才多大呀！”

“诶诶我可不是说笑，你家这两个丫头，留一个给我家那臭小子行吗？”

“师长，这多少年后的事儿呢！再说你家公子看得上我家的假小子吗？小云和他爸爸一样喜欢上跳下蹿！没一点姑娘样子，我都快愁死了诶！”

“我不管，”侯为民笑着耍赖道，“反正你家这两个胆儿大、眼神透透亮的丫头，我一定要抱走一个！”

翌日

“妈我去打个醋！”浔云洁一边穿鞋子，一边对着厨房道。

“好啊，你得快点回来，妹妹醒了要找你的。”

云洁点点头，转身开门。

昨天那些叫嚣着的小子们，正在她家门前高高矮矮站成一溜儿，看到浔

云洁，立马站站直，双手作揖，鞠躬，齐声道：“大王!!!”

声音洪亮、响彻大院。

.....

浔云洁想都没想把门又关上了。

身后走来的浔可然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：“姐姐，谁在外面啊？”

“.....一群猴子吧。”云洁喃喃道。

是梦，和记忆叠化在一起的梦。

浔可然睁开眼，觉得肚子上沉沉的，勉强抬起头一看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趴在自己肚子上。她隔了三秒才想起来，自己把那只诡异的黑猫抱了回来，开口就打算叫小黑。

当时坐在驾驶位上的周大缙投来鄙视的眼神，让可可无法自制地要给它取个惊天动地的名字。

“好吧，叫素素好了。”

大缙嘴角满是蔑视的笑意。

“有意见吗？文化考试每次都靠抄答案才能通过的队、长、大、人？”

“没，”周大缙点起烟，“多么朴实而富有深意的名字。”他边笑边说，差点被自己的烟呛到。

小时候浔可然有一本童话书，姐姐经常一边给她念一边逗她笑，里面勇敢的小王子就叫素素。

虽然后来兽医说素素是只母猫。

素素很乖，除了在兽医的针头面前。

自从无头女尸案彻底过去之后，它像所有普通的猫一样，吃了睡，睡了玩，玩了吃。有时可可也会想，会不会之前的种种都是意外，其实素素真的就只是聪明一点的猫，直到可可看到它一脸凝视地坐在她书桌上，一脸凝视地看着那些尸检照片，个把小时一动不动，仿佛它看得懂什么似的。

如果你说它只是聪明，却说不出道理为什么书柜上所有的东西它飞奔过时都会打翻，唯独一张姐姐浔云洁的照片，它从不会碰，连擦边都没有。

素素不叫春不逮耗子不挠沙发，但不像是只一无所知的猫。



就像现在，素素趴坐在她肚子上，幽绿的眼神盯着自己，像在观察可可能的情况。

“我没事。”可可发觉自己居然把这猫当人一样说话。

可可笑着起身，收拾东西啃掉面包，站在镜子面前穿衣服时，又瞄到自己肩上的疤痕，如果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记得那一刻响彻耳边的鸣笛声，王源凶狠的眼神，和刀刺入身体里那一下撕裂的痛楚……可可甩甩头，在局长和大缙的强制要求下她已经休息了两周，还好出国进修和外出帮忙的几位法医都已经回到局里，她也没有抵抗什么。整整过了两周没有尸体、血液和显微镜的生活。

当她发现自己已经被空闲的时间逼得无聊地去看韩剧的时候，她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“会闲死掉的！”她拍着桌子对话筒那头的局长卖萌。

“好好好，你滚回来上班！真没见过你这样给你休息还一哭二闹的！”局长在那头吹胡子，“你说你贱不贱！”

“那我辞职咯局长，你再去招一个有我这样经验的法医吧。”

“诶我就说说而已嘛，小同志年纪轻轻，怎么不经说呢……”老狐狸局长立马转口。

可可边想边笑，整个警局大概都和局长一样没什么“节操”，随时随地“见风使舵”。

但却坚守正义的底线。

她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出门上班时突然惊讶地发现，素素把猫笼子推到了门口，然后自己乖乖地待在里面。

“你不会是要我带你一起去上班吧？”怎么可能呢，这猫再怎么聪明也不会……

喵。

愉悦的叫声。

……好吧这猫已经成精了，就算它开口说人话我也不惊讶了，得可然抱起猫笼锁好门，无可奈何地想。

02 第三个人

带着潮湿气息的风刮起院子里的落叶。

“铛铛——”

女孩回过头，看着手捧巨大花束，笑得一脸灿烂的男人。

“叔叔，你好久没来看我了！”

“啊，叔叔在忙啊，为了让小燕重新飞起来，在忙咯。”男人取下花瓶里快凋零的花束，换上新鲜的散发着香味的植物。

“叔叔你又笑话我，我又没有翅膀，哪里会飞。”女孩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一根根仪器的线路缠绕在她身上，仿佛捆锁一般将她阻止在了这间病房里。

男人与女孩聊了许久，聊她的作业，聊她昨天画的水彩，聊到病好了之后一起去旅游……没过多久，女孩体力就不能支撑她的兴奋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昏睡。

男人默默离开病房，关上病房的门，就看到站在对面发呆的另一个大叔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但神情却很颓废。

“在门口偷听？”男人问。

大叔愣了愣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医生。”

男人露出不同于刚才的诡异笑容：“谢什么，如果没有你，计划也不可能实施。”

“……你说，小燕真的有希望？”

“不然，我们还忙活这么辛苦干吗？”男人看了眼发呆的家伙，“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，你只要负责好你该负责的部分。心脏的事情……交



给我就行了。”

男人低下头，看着自己右手，脸上一片阴冷。

“我说叫我哥哥，那小朋友居然说：哪有这么老的哥哥，啊啊啊气死我了！老子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连女朋友都没交过几个……”白翎坐在办公桌旁，对着扑克脸的薛阳絮絮叨叨地抱怨。

“几个？”薛阳问。

“啊？”

“重点在于，交过几个？”薛阳一针见血地问，很轻易地看到白翎变得咬牙切齿。

“没交过，满意了吧！”磨牙霍霍。

大缙把文件砸在白翎脸上：“很闲嘛，我还不是被人叫大叔，这点小事也啰唆。”

大缙还没说完，就看白翎和薛阳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大缙眯起眼：“干吗？有意见？”

白翎薛阳把头摇成拨浪鼓。

“他们想说，你这样的，被叫成大叔很正常啊。”

大缙回头，就看到抱着黑猫的可可走进门。

“胡说！哪有我这么年轻的……等等，你不是下周才上班吗？还有你把猫带来干吗？”大缙指着已经跳出笼子，悠然自得在办公桌间跳跃的黑猫，疑惑地问。

“它自己要来的，大叔。”可可不顾对面人吹胡子瞪眼的模样，转而看向白翎，“我下午做尸检，小白要来参观吗？”

小白钻到桌子下，假装自己是一棵植物。

“我年轻得很！叫什么大叔！”大缙眉毛一折，耿耿于怀。

可可盯着他看两眼，摆出一脸认同的样子：“有道理，长得帅的才能叫大叔，你这样的，只能叫师傅了。”

一办公室的人都死憋着笑。

周大缙简直都出离了愤怒，一字一咬牙：“浔可然，心理咨询通过没有？”

没通过不许去现场勘查！”

本来已经打算离开的可可慢慢转身，对大缙的报复行为露出温柔的笑容：“素素在你们这里放一天，谢谢！”

黑猫素素听出了主人语气中压抑的愤怒，抬爪，一挥，把大缙桌上茶杯打翻在地，然后愉快地跳到常年积灰的柜橱顶，观察着茶杯主人的反应。

大缙缓缓抬头，对上柜子顶那一双幽绿的猫眼。

太好了，在家里不能干的坏事在这儿都能试一遍了！——那蔑视的猫眼神里仿佛在说。

整个办公室一片寂静，只听得走廊里可可哼歌的声音慢慢飘远。

这是第二次在法医科登记的表格上见到这个名字了。这种事儿在可有的经验中可不多见。

第一次是因为徐丽的案子，曾建明被证实是虐待强奸徐丽的罪犯之一，在可可最终的报告中被登记在案。

第二次是作为受害人，曾建明被冰冷的尸袋包裹着，失去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器官，送到冷冻库里。

两次见到这个名字，时间不过匆匆只过了数月。所有伤害别人的人，大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不久之后也可能会身处同一个地方，可可想。

曾建明尸体比可可想象中更惨不忍睹些，除了失去了心脏外，整个胸腔内都遭受到了酸性液体的腐蚀。尸体的双手双脚都发现了捆绑痕迹，后脑勺也发现了重物敲击的钝器伤。为了防止在当下情况不明时妄断猜测，可可只在报告上记录下了腐蚀性液体灼伤，而没有写任何自己的推断。

“你觉得是绑架谋杀？”古吉坐在舒适的沙发椅中，抬头看向可可。

每周一次参加古吉的心理咨询，是她回到法医岗位的交换条件。

“之前在无头女尸案时，你也看到过那案子的资料吧？”可可站在窗边问。

“嗯，看过一些……”古吉说。

“那我就直说了，双手的捆绑痕迹、后脑的钝器伤，很容易推断成敲晕被害人，捆绑，然后杀害。”可可说着，发觉古吉并没有对她的说法产生回



应，而是低头自顾自看着手里的资料。

来参加心理咨询并不是她愿意的，警队有规定特定岗位需要定期和心理医生沟通，尤其是在案子中受过攻击或者开枪打死过嫌疑人之后，于是当可可肩上的伤快要恢复时，就被那张局长签字同意的心理咨询通知差点又给气裂开来。

“你不想听这些话，麻烦早点帮我签个字，你高兴我也高兴。”可可直接把笔推到古吉面前，逼她抬起头来直视着自己。

“可可，我知道你不愿来参加心理咨询。”

“谢谢理解，大侠请赶快给我签了字。”可可直言。

古吉低头看一眼桌上的笔，露出像面对幼儿园孩子一样的笑容：“但你在查案过程中受到生命威胁是确有其事，而且也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攻击了凶手。”

啊啊，没错，老子拿刀直接把那家伙的手钉在了地上，要不是因为这个被局长威胁，我会这么听话坐在这里做这种我们谈谈心这么恶心的事儿？可可在心里嘀咕了一整圈，抬头继续保持微笑：“但是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而且最近的工作完全没有受到影响……”

“心理创伤往往会比你自以为的严重很多。”

“嗯嗯我懂。”可可点头，反正每个医生都这么说。

古吉脸上挂着职业化的温柔笑容，眼神却很严肃：“你会让没有查明死亡原因的尸体直接送去火化吗？”

可可一时无语，冷静冷静，冲动是魔鬼，态度要端正：“……不会。”

“没错，所以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逃避现实。”

可可可将视线从窗外转回来，直视着对方认真的眼神，可可深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你想聊什么？很多案子的事，我不能随便提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肩上的伤怎么样了？”

可可抬转了下肩膀：“差不多了，应该不会影响以后用手臂力量。”

“你想谈谈……那天在地下室发生的事情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可可直白地说，看古吉一愣的反应，补充道，“心理咨询需要我说的尽量都是真话不是吗？”